

电影大师创作系列

The Life and Work of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的 生平和创作

[英] 约翰·泰勒/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大师创作系列

〔英〕约翰·泰勒/著

余士雄 梅文 罗家琅 汪海 余前文 余前帆/译

希区柯克的生平 和创作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2 北京

The Life and Work of
Alfred Hitchcock
by John Russell Taylor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London Boston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自称是传主的密友，概述希区柯克成长为一位电影艺术大师的生平，通过叙述希氏在各个时期主要作品的摄制过程，披露希氏的人品及性格，并对其艺术品格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责任编辑：郝一匡
封面设计：萧万庆

希区柯克的生平和创作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625 插页：10
字数：265000 印数：1001—3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ISBN7-106-00413-8/K·0001 定价：6.00元

目 录

导言：神奇人物希区柯克·····	1
第一篇 英国·····	9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36
第四章·····	49
第五章·····	69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14
第八章·····	143
第二篇 美国·····	155
第九章·····	157
第十章·····	180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25
第十三章·····	250
第十四章·····	278
第十五章·····	308
尾声·····	331

050/52

导 言

神奇人物希区柯克

有两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一、人人都知道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二、但又没有一个人了解他。当然，大家都熟悉他的音容笑貌。自从三十年代希区柯克在其所导演的每部影片中以他本人偶尔亮相作为商标^①而为大家所知以来，他便成为比其他任何电影导演更为闻名的人物了。而且除了地密尔以外，他是唯一的这样一位导演，他的名字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比片中任何明星的名字具有更大的意义。可是，自从以《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专场》^②这一总标题的电视系列片（其中每集头尾都穿插了希区柯克

① 希区有一个习惯，总爱在他导演的影片中露一下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告诉观众故事是他编的；有人认为，这是以此作为他拍的影片的“注册商标，谨防假冒”；还有人认为，这是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因为他上角色而又不与别的演员比角色、争角色。在演员行当里，他甘居末位，而又用心良苦，恰如其份。现举出希区在自己导演的影片中亮相的例子，供读者研究。希区亮相的方式很多，往往饰演一个小角色，最常见的是饰演行人。例如，在1930年拍的《谋杀者》、1935年拍的《三十九级台阶》、1948年拍的《绳索》、1950年拍的《怯场》、1958年拍的《眩晕》、1959年拍的《西北偏北》中都饰一个穿过马路的行人，在1926年拍的《房客》中希区饰围观的行人，在1935年拍的《失踪的女人》中饰沿泰晤士河散步的行人，1980年拍的《精神病患者》希区干脆站在人行道上，共饰九次行人。其次是以照片形式出现。例如1944年拍的《救生艇》、1953年拍的《电话谋杀案》中，希区的照片在影片映出的旧杂志上和纪念册里出现。其他则是影片中各种各样的群众演员。例如，1929年拍的《敲诈》中，希区在地铁中看杂志；1940年拍的《蝴蝶梦》中，希区站在公共电话亭旁。1943年拍的

的把戏)放映以来,希区柯克的声名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他成了一位富翁,更加令人奇怪的是,他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易被人认出的人物了。两三年以前,跟希区柯克一道旅行的一位朋友用开玩笑的口吻向他提起了这件事。他当时并不以为然,那位朋友硬要他举出一位更易被人认出的人来。电影明星一下银幕,总爱躲躲藏藏。你可以设想巴巴拉·斯特赖桑德来到你附近熟食店里,或者罗伯特·雷德福坐在四路公共汽车上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政治家不在自己国土上,情形就不一样了。例如,毛泽东如果来到美国的街头不过是一个中国人罢了,但是,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不管在什么场合,甚至可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人们一眼会认出他来,而且认出就是他,决不会把他认作另外一个像他的人(他自己说,在英国可要算例外,他在那儿决不会被人认出来,因为他长得跟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一模一样。这种说法跟他所说的许多话一样,只能姑妄听之)。

然而,希区柯克的外表和他在公共场合的风度,要不全是别出心裁和蓄意而为——比如对自己的身体过重,就从来没有高兴过——至少也是细心磨炼出来的,几乎近似一种乔装。人们有时对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有这么一种印象:他戴上了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的假面具,或者说在他那个胖人的肚皮里还有一个胖子

《疑影》中,希区在火车上打牌;1945年拍的《爱德华大夫》中希区是饭店里的旅客;1946年拍的《美人计》中,希区在宴会上饮酒;1947年拍的《帕拉亭案件》中,希区拿着大提琴;1949年拍的《摩羯星座》中,希区听演讲;1951年拍的《火车上的陌生人》中,希区拿着提琴上火车;1953年拍的《忏悔恨》中,希区上楼梯;1954年拍的《后窗》中,希区在修钟;1955年拍的《抓贼》中,希区坐在旅游车中;1956年拍的《擒凶记》中希区在看杂技;1963年拍的《鸟》中,希区牵着两只白狗由宠物商店走出来;1964年拍的《玛尔妮》中,希区在医院的走廊里踮趾;1966年拍的《撕破的帷幕》中,希区抱着一个坐在自己膝盖上的婴儿。希区一般在每部影片中出现一次,也有个别出现两次的,例如前举的《房客》,还有一次出现在编辑部里。

- ② 1955年,美国电视台摄制的《希区柯克专场》开始在电台播放,希区柯克每次播放时都出场介绍,有时自行执导,大多数由制片人负责。——译者

挣扎着要出场。说实在的，尽管他是那样一个有名望的人，那样深知名望的价值和用场，却想方设法令人不解地深居简出，他怕见生人，离群索居，成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和就在身旁的女儿一家为伍，以及同为数很少的几位密友往来。报刊上除了偶尔报导他那神奇式的厨房和酒窖之外，很少报导他的家庭生活。希区柯克夫人从1926年起，就很难得接见记者。他的女儿虽是演员，但据我所知，从未会见过记者。由于法国影评家特意宣传，人们才知道希区柯克是出生并成长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家庭。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在他长大成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却仍旧讳莫如深。从希区柯克导演的影片和某些愤世疾俗的言论来看，他常被看作一个厌世者，尤其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可是，跟他共事的人却往往把他描绘成一个最和蔼、最文雅的人。在跟他共同工作的摄制组里，妇女始终占着特大的比例（其中最早和为时最长、作用最大的一个，是他的夫人阿尔玛·蕾维尔）。他跟她们相处得不错，甚至比和男人们相处还要好些。要是不熟悉个中情形，有谁能想到希区柯克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当众挖苦别人的人，居然会那么温情脉脉地每年总要尽可能到圣莫里茨去作一次圣诞节——新年远游，住到1926年12月跟他妻子度过蜜月的那家旅馆去重温旧梦呢。

这种典型守旧、秘而不宣的私生活，是希区柯克在好莱坞头十年最有助于他赢得那儿的那些大亨们的尊敬（有时是妒忌）的一个方面。他也许是有有点古怪，难以理解（而且是个执拗的英国佬），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他是一个献身艺术专业的人。他主要关心的是制作一部成功的影片，而不是赚钱（虽然钱也会随之滚滚而来）。希区柯克不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以外，的确一心而不二用。最近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要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

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决不能退出影界，除此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他的为人可能是个谜，但他也是一种典型人物。

除了私生活里的希区柯克和公开场合中的希区柯克以外，有一个从事影业的希区柯克。后一个希区柯克把整个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好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希区柯克是一个照章办事、严守纪律的人，更是一个在场上坚决果断的中心人物。他从来不动声色，从来不（在这个火一点就着、喜怒无常的电影圈子里）发脾气。他达到了自己认为连感到生气都不会的炉火纯青的境地。多年来他尽一切可能来充实自己，以成为制片的核心人物。有一位熟知希区柯克达四十年的制片家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真是至理名言。他说：“希区柯克离开了电影，就不成其真正的希区柯克了。”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他的电影，还应当有一个真正的希区柯克。无论对他的影片的情形，还是作用，作任何专门的阐释，都将归结到一个相同的基本看法，那就是电影是一种控制人民的手段，一种人生奋斗的武器。奥森·威尔斯把电影称作孩子们所得到过的玩具中最好的玩具。费里尼把电影看作一种假想的剧院，制片家可以在那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赋予想象以实体。对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则仿佛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进行巧妙的安排来解除内心的痛苦。对希区柯克来说，电影还似乎是这么一种工具，那就是在他确认人民需要他的地方，可以暂时从精神上来支配人民和拥有人民。

就希区柯克来说，他的精神并未充分体现在他的影片中：片如其人。你可以从心理上分析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以证明受罗马天主教的教育所留下的痕迹仍在他的影片中历历可见（不然

他为什么会对天主教主教在做弥撒时被绑架这种看法这么激动，以至用它构思了他整个第53部^①影片——《家庭阴谋》；或者证明他跟一个冷面金发女郎有过某种不幸的遭遇或者全然不是遭遇。从而这一渊源就使那个冷若冰霜的金发女郎在他制作的全部影片中都不留情地落得一个哭笑不得的苦难下场。但是，不管由这些分析而来的设想正确与否，事实是：这些因素已渗透了他的艺术，这是无需从外部来解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区柯克在制片家中是最有经验的人。他最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他的艺术手段达到他的艺术目的。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希区柯克是伟大的电影艺术先驱者之一，他能让人们在极为缺乏他的自我介绍的情况下，完全理解他的影片。可是，由于他的艺术才能的魅力，效果却完全一样。

因而，希区柯克是什么类型的人，真实的希区柯克是否能被说服，站出来跟大家见面，毕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即使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我们正确评价影片并无多大影响，也还是存在着一种人类的好奇心理，迫使我们去解开这个疑团。希区柯克其人当然一直是一个谜。下述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怎样统一起来呢？他一方面是一位尊严的、相当注重礼仪的制片专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为了一张照片见报，可以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厚颜无耻的电影新闻从业人员。他一方面是情爱专一的丈夫，从不当妻子的面带着别的女郎出去厮混，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操守可疑的老人，看到晚近影片中那种比比皆是的性刺激就明显地神魂颠倒起来。他一方面对别人的愚妄进行咄咄逼人的、正颜厉色的评品，另一方面又像是个笑嘻嘻的、嫩弱的学童，往往会慌慌张张地从房后偷偷地对别人瞧上一眼。退一步说，至少有三个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一个是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的希区柯克，亦即

① 不包括希区早期与人合作、担任编剧、副导演和美工的影片。——译者

电视剧作者，名噪一时的人物。另一个是职业电影家的希区柯克，一个将一切都献给了电影的制片家，心不二用，决不允许任何事物干扰他的构思，并将这种构思一丝不苟地付诸实践。还有一个是私生活里的希区柯克，他很少背离他那传统的简朴的家庭生活。它集中表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美德。哪一个是“真正的”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呢？不用说，三个当然都是。这个善于轻慢说笑和无情呵斥的行家，跟他那沉溺于私生活的隐士风尚同样都是名副其实的。他这种隐士风尚只有在他忆起童年的往事，或者当他心血来潮，谈起他选收的那些艺术品中心爱的珍品（一组罗兰森的水彩画、一幅锡克特的风景画和克利斯的作品）时，才偶尔显露出来。

作为一位艺术家和作为一名男子汉大丈夫的希区柯克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他把整个身心都倾注于所有这些事物之中，但其中又没有哪一事物能将他和盘托出。约尔吉·刘易斯·博尔吉斯在评论《公民凯恩》时，曾召唤G·K·切斯特顿的幽灵（顺便说一下，他是英王爱德华时代另一个英国天主教徒），来引出他的一个论点，即最可怕的迷宫是没有中心的迷宫。很多人感到希区柯克可怕，其中有些人也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跨进这个迷宫，并试图寻找它的中心。

我这么做，是走了一段大弯路的。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在听到希区柯克的名字以前，就对于电影导演究竟是干什么的，已有了个一知半解，虽然我不认为我会有最近在书店里听到的一个学童所说的看法。这个儿童对他的小朋友评论希区时断言：“当然，希区对他的电影没有做任何工作，你要知道——他只不过是指导指导罢了。”《三十九级台阶》是我看过的最早的影片之一，在我坚决要求下，紧接着看了《牙买加旅店》。尽管我的父母认为，那部片子对我来说过于恐怖了。不久，当我在1962年担任《泰晤士报》影评工作之前不久，我首次会见了希区，在以后几年，我

跟他一直十分友好，是影评作者和影片制作者之间所能有的最好的合作关系。

可是，直到我去洛杉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以前，我并没有真正了解他。我那时不再同电影企业直接打交道了，我是这个陌生城市新来的英国人。希区待我十分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吃午饭已成为习惯。这是一种良好的社交性午餐，我们边吃边闲聊我们看过的影片，聊起英国的过去和现在，自然也聊起希区的早期生活和经历，对所有这一切，我似乎是一个狂热的影迷，贪婪地听着。我早就考虑到，虽已出版了几种论述希区导演的影片的书籍，但实际上没有一本谈到希区其人，即使是特吕弗那篇冗长的访问记，也只是在记述他的创作时很偶然地提及他个人的事情。因而我想，总该有人来写一部希区的传记。为什么不该是我呢？对他拍的片子我写过大量评论。关于英国电影史上被人忽略的领域，我都仔细做过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英国家庭背景同希区的家庭背景有几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了解希区极其重要的早年生活的全部详情细节，我是处于优越地位的。

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希区。他犹豫了。他说，他常被人问及，但总说不行。对于我，希区不准备说不行，但当时他还不想说行。于是这件事就搁下来了。不过，我注意到在此后的一年半，在谈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常常先说一句“等你写书的时候……”。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再一次向他提出这件事，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这时才了解，这乃是希区实施大多数新计划时所采取的方式。他从不草率从事，总是抽时间去考查事情的背景，根据是不是充分，并“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只有他考虑好、准备好答复以后才提出来。而一旦做出决定，他就对他的决定负完全责任。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无论是否得当，都给答复，并让我在很多场合同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起。他还为我铺平道路，让我同那些曾跟他同事多年而从不接见来访者，只有事关希区才应允的许

多人交谈。

希区很少写个人信件，也从不劳神去记述个人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关于他近年来拍的片子，已有很多文献资料了。但他早期的影片，由于他过去不是亲自制作的，就很少有什么材料，甚至付诸阙如了。也没有他1930年以前的照片（的确，他童年的照片看来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更没有早期合家欢的照片。本传记作者在很多细节方面只好大部分依靠希区的回忆。好在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希区像任何一个有名的说书人一样，有他爱讲的故事，并应邀讲了又讲。这些故事虽然实质始终一致，可是每次讲起来决不重复：总是别有洞天，有新的花絮。在他讲过的故事中，几乎从任何方面都可以向他提出问题，询问他显然五十多年来都没有机会去想的事。而他呢，有问必答，能够准确说出有关的人名和日期，这在我们当中是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的，哪怕是几个月的事，也难记住。

另外，我得到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参观了《家庭阴谋》这部片子从构思到首映各个阶段的全部制作过程。由于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做过，而且我出于对工作中的希区以及对他的工作的内在兴趣是步步加以留意了的，这必大大有助于揭示希区柯克其人及其内心活动的路子，所以我在第十五章中详述了那些似乎与这部影片并不相称的细节。本书属于探索，我不想强求任何视为当然的答案。

第一篇 英 国

第 一 章

在1899年，伦敦市的莱顿斯顿镇还不是一个享有特权的自治镇，甚至不在伦敦市的辖区内。它位于旧市区东面靠近万斯特沼地的一个地方。当时的莱顿斯顿正在打破多年传统的格局，已非沉睡的埃塞克斯乡村了，而且从伦敦通往搭乘北海邮轮的那条大道沿途一带的繁荣景象使它多少受益。这些邮轮当时都是停泊在哈里奇的。比这还要早十五年，威廉·希区柯克曾在伦敦一家朴素的砖砌仓库兼门市部的店铺里经营水果批发和零售业。这家店铺楼上有住房，坐落在517号公路上。这个地区值得注意的主要之点是，它最便于那些喜爱观赏埃平森林莽莽林海的东伦敦人上下火车。从地图上看，这儿周围地势开阔——埃平森林、万斯特公园、莱顿公寓、大什拉巴基——再就是不怎么吸引人的贝特纳耳新贫民习艺学校、大育婴堂和伦敦新城区公墓。这些单位之所以设置在这里，无疑是因为这儿在兴起为收入菲薄的住户大建砖砌泥糊的房子以前，有的是空地好用，而且因为这儿还能为那些从伦敦人口过分稠密的东区来的育婴堂和习艺所的儿童提供新鲜的乡间空气。

不论怎么说，这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店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用武之地。这儿人口激增，包括各个社会阶层，有老埃塞克斯村的播绅，有沃尔瑟姆斯托和埃平的中产阶级的富裕居民，还有从近邻东哈姆和莱顿一带新来的工人。威廉·希区柯克的批发业务范围是个很不小的地区。他供应当地

一些小商店和杂货店水果和蔬菜。零售业方面也很兴旺，很快就超过莱顿斯顿公路对过那边另一家商店。希区柯克的三个兄弟都是鱼贩子，当希区的生意越做越大时，兄弟们都劝他跟他们联合经营鱼业，并且最终形成遍布伦敦南区的鱼业网点，他们还劝他出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规模巨大的兄弟鱼业联合企业的大股东。不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联合企业大部分还是后来的事。1890年，威廉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儿子小威廉，接着在1892年生了一个女儿纳莉，再过七年又有了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他生于1899年8月13日。

这年是英国电影事业时来运转的好年头。还有另外两个名人也是生于同样可敬的中、低阶层的家庭。这就是查尔斯·劳顿。他在六周前生于约克郡的斯巴勒；另一个则是诺约尔·科沃德，他约在四个月後生于伦敦西部的特丁顿，而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则是生于伦敦东部的莱顿斯顿。这两个人在他们的经历和性格上都有许多奇怪的相似而又相反之点。科沃德乍看起来似乎与希区柯克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那多愁善感和愤世嫉俗的难以捉摸的混同，他们那强烈的爱国主义与自由的世界主义的结合，他们那罕见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们那除了对自己出生的那个社会阶层以外，对众多社会阶层所具有的号召力，以及他们创造幻想世界並肯定会使其感染各阶层人士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俩是太相似了。劳顿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大演员。他圆胖得像一个畸形发育的小孩，一个玩世不恭和耽于声色的人。他在从事电影活动中实际只有两次与希区柯克打交道。他跟希区之间，比起科沃德跟希区之间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共同特点，即，都是生成和教养成的罗马天主教徒。

希区柯克一家人长期作为英国天主教徒，这对他们这种阶级和他们这种背景来说，是相当罕见的现象。在伦敦东区，这个各种种族融合的地区，从那时起便有为数可观的、大部分是近代爱

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徒居民。这儿还有一个东英格兰幸存下来不太久远的天主教徒绅士们的小块地区。这儿在较多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也有很多在十九世纪中期，即纽曼和曼宁时期的天主教大复兴运动中被卷进、转而皈依天主教的人。但是，希区柯克一家并不属于任何一个这样的团体。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成为天主教徒的，似乎没有流传下这类记录。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现在只知道他们似乎一向就是天主教徒，因此对那些倾向英国国教的邻居和同等地位的人，或者一开始并不是英国国教徒，可是一改宗之后社会地位瞬即上升的人，希区一家是与之疏远的。宗教在这个家庭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双亲是按规定常去做礼拜的虔诚教徒。他们对孩子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必须每周走几英里去斯特拉特福的圣弗朗西斯上主日学校，必须经常向神父作忏悔，接受一种几乎清一色的天主教的教育。后来双亲似乎改变了这么一种严格的虔诚态度，但这反而使他们的家庭与世隔绝，不与外人交往了，形成了一种极为严格要求、百般限制和受拘束的特殊环境。阿尔弗莱德就生于这样的家庭。

希区柯克看来是一个颇为孤僻的孩子。这个家庭中的最小的孩子比他的姐姐小七岁。由于童年时代相差七岁似乎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那时和哥哥、姐姐相处不多。偶然被人甩下便会撒小孩儿气的不满。有一次哥哥姐姐们骑车到附近的格林曼酒馆去，极力跟他解释说，因为他太小，骑不了自行车，骑了会摔跤，不能去。他并不以为然，心想这只能说明自行车有问题，如果自行车有三个轮子，就谁也不会摔倒了。后来他发现果然有这样的三轮自行车。他暗自庆幸他完全是靠自己运用自然逻辑推理产生这一想法的。

如果不带他出去，他倒也幸运地免去了一些不太轻松的差遣。星期天做完弥撒以后，威廉和纳莉必须帮忙照料马路那边的一家分店。但是，从来不让希区到分店去劳动。尽管如此，他最早的